

2306

綿陽文史叢書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绵阳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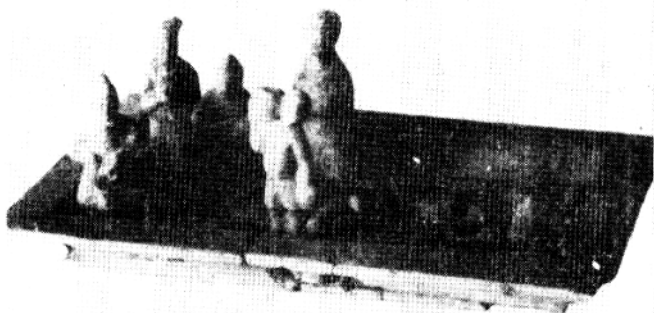


图1 汉代陶水田（四川绵阳新皂乡出土）是反映我国汉代农业和阶级关系的重要实物资料。（何志国摄）



图2 东汉说唱俑（绵阳河边乡出土）
（何志国摄）



图3 东汉击鼓俑（绵阳河边乡出土）
（何志国摄）

图4 盐亭县两河乡官山坡汉墓后室
（赵紫珂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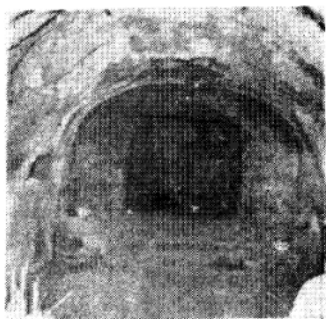


图5 盐亭县两河乡白
银观汉墓后室陈设
(赵紫珂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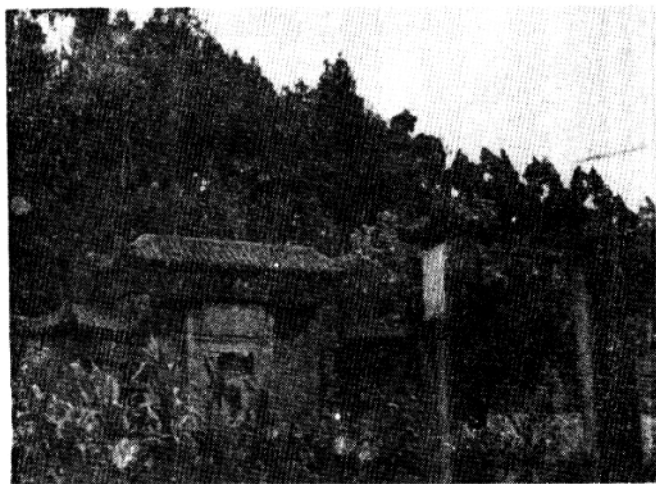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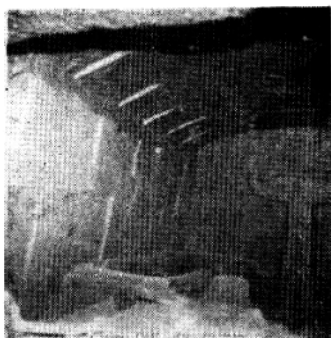


图6 盐亭县共和乡二村汤得中墓花碑
(赵紫珂摄)

图7 盐亭县共和乡二村汤得中墓碑额雕戏剧图案

(赵紫珂摄)



图8 盐亭县章邦知院村宋墓出土的塔形陶罐陶碗

(赵紫珂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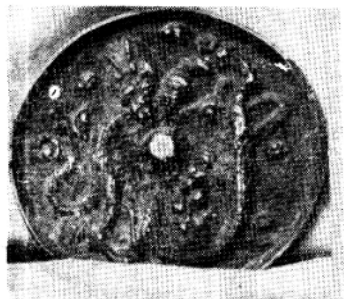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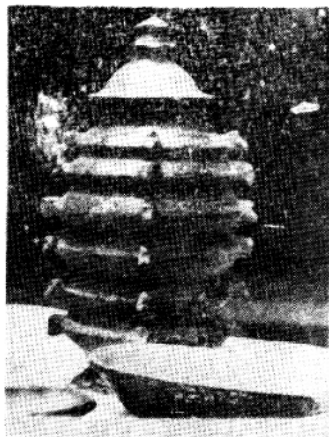


图9 盐亭县黄甸乡南山村汉墓中出土铜镜的背面

(赵紫珂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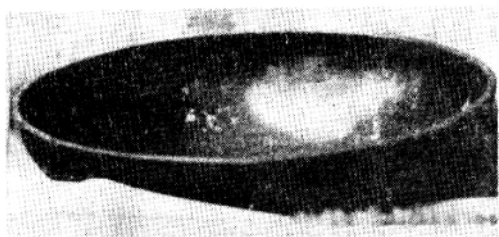


图10 盐亭县黄何乡南山村汉墓中出土的铜盆
(赵紫珂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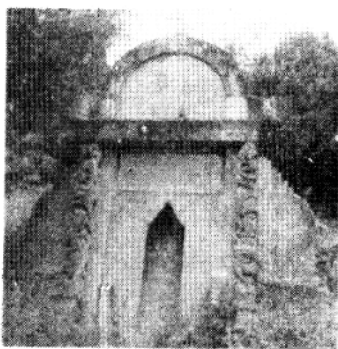


图11 盐亭县富驿乡元宝山明代王弼墓
(赵紫珂摄)

前 言

“文史资料工作，是我国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在人民政协的整个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国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更有承前启后，为国家四化建设服务的新的重要意义”。我们根据《政协章程》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纪要》精神，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认真积极地开展了文史资料征集、整理、研究、编辑、出版工作，三年半以来共征集资料425篇，200余万字，经过核实史实，整理研究，编辑出版了《绵阳市文史资料选刊》三辑，计51万余字。第四辑《纪念绵阳解放四十周年专辑》，正在积极编印之中。群众称我们这些问世的《选刊》资料，是当地的活的、珍贵的资料，补充了书报、档案之不足，受到史学界、社会科学界和党、政、军干部的重视与欢迎。

我们深深体会到，文史资料工作对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具有丰富阅历的各方面的同志和朋友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起到了自己的独特作用。目前我们正进一步组织和动员各界人士的力量，以改革精神，开拓前进，使我市文史资料工作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和统一祖国大业中充分发挥作用。

我们在征集近代史、现代史和革命史资料的过程中，还征集到我市所辖八个县（市、区）古代史的轶闻、轶事以及新出土的文物资料、新辟的风景名胜资料、少数民族史资料。这些资料都具有浓郁的地方史料特色，多是当地重要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在史册上记载不详、或记载讹误的历史补遗、订正资料。它既是我市文史工作者近年的科研成果，又可以为编史、修志，为历

史教学、历史科研服务，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加之，我们征集资料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它“藏诸名山，秘而不宣”，而是要通过整理、研究、编辑、出版，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所以，我们把它编印成了这本《绵阳文史丛书》，准备日后陆续征集，陆续整理、研究，陆续编印问世。欢迎各界人士踊跃撰写具有本地特色的“三亲”资料和古史补遗资料，寄给我们。

这本小集子系绵阳市古史补遗性质。收集的资料有：农战史拾遗，人物春秋、文物考古，少数民族史补遗，新辟风景名胜的资料等等，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编印仓卒，错讹在所难免。欢迎读者不吝赐正。

注：引文均引自《全国政协机关党组讨论文史资料工作的纪要》，见四川省政协《第一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文件汇编》。

绵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8年12月

绵阳文史丛书

目 录

前 言·····绵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
苏轼与文同之交编年考·····王兴平 马永忠	(1)
苏轼与文同在书画艺术上的创新·····廖仲宣	(32)
古绵州越王楼同越王李贞·····李尧东	(37)
文奇人不奇 刺绵有治绩 ——樊宗师其文其人·····李光富	(45)
不拣花朝与雪朝 五年从事霍嫫姚 ——文坛巨星李商隐在三台·····陈刚义	(51)
武则天长兄武元庆任龙州刺史前前后后·····张一忱	(55)
范公井与范辂其人·····张树敏	(59)
亘古男儿一放翁 ——浅谈陆游在绵州的诗作·····汪蜀翘	(64)
定远侯王弼和王弼墓·····陈和平	(70)
清代翰林李岷琛·····向世俊	(73)
张献忠家庙·····贾乃谦	(75)
张献忠在绵阳地区的军事斗争·····刘长荣 濮实	(77)
蓝朝鼎农民起义军进军盐亭考实·····衡 平	(88)
从出土文物看上古时期的绵阳 ·····何志国	(95)

EL37/02

梓州杜甫草堂遗址考.....杨宇平 唐宏毅 (102)

行宫见月伤心色 夜雨闻铃断肠声

——梓潼郎当驿考.....刘长荣 (109)

盐亭黄甸出土宋碑释读记.....刘泰焰 (114)

形制多样的盐亭历代墓葬.....赵紫珂 (121)

保存完好的川西北古战场遗址——永平堡

.....王清贵 邓天富 (125)

龙州宣抚副使王祥墓出土文物.....向远木 (130)

江油出土的宋代象棋.....周玉乾 (138)

浅谈绵阳出土的鍍金“开元通宝钱”.....何志国 (140)

安县图书馆珍藏一部完整的影印本

《宋碇砂版大藏经》.....高一旭 (143)

安县发现世界罕见的海绵生物礁带.....杨永安 (145)

明代建筑——安县开禧寺大雄殿.....吴怀云 (147)

三台云台观.....杨重华 (149)

谈谈白马人的族属问题.....萧猷源 (155)

白马人族属概论.....钟利戡 (168)

“达布”辞源考析.....张廷俊 (179)

北川羌族之崛起.....陈中光 (183)

白草河流域的羌族人民.....刘世毅 (188)

羌族民间舞蹈的特色.....王清贵 (191)

三台马壕戏.....邓亚增 (195)

“九省通衢”的商埠——中坝.....王昌海 (202)

北川小寨子沟自然保护区.....田兴茂 (206)

十二列画屏——安县罗浮仙境.....蒋虹 (210)

美景如画的安县白水湖.....蒋虹 (215)

神秘奇特的安县龙泉砾宫.....叶正清 (218)

苏轼与文同之交编年考

王兴平 马永忠

北宋中叶，西蜀出了两位全才式的艺术大师：一个是被誉为诗、楚辞、草书、绘画“四绝”的文同，另一个是诗、词、文、赋、书、画无所不精的苏轼。他们交相辉映，为北宋文坛、诗坛、词坛、画坛以及书法界增光增色，对后世亦造成巨大影响。

文同说：“世无知我者，惟子瞻一见，识吾妙处。”苏轼道：“与可于予亲厚无间”，“一日不见，使人思久。”可见他们互为知音，情同手足。可又不同于阿谀奉承，在他们之间，相互争辩、直言规劝以至“苦口力戒”的事也不鲜见。这表明苏轼与文同不但是挚友，而且是诤友。因此他们的友谊牢不可破，乃至超过生死大限：“谁云生死隔，相见如龚隗。”

可是二人的关系至今少有研究，以至许多情况不甚了了或似是而非。例如，他们究竟有无亲戚关系，是怎样一种亲戚关系，就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有说是“表兄弟”的（如《中国历史大辞典》），有说是“中表兄弟”的（如袁中道《次苏子瞻先后事》），有说是“堂表兄弟”的（如陈迥冬《苏轼诗选》），等等。众说纷纭，不知何据。至于二人其它交游情况，相互唱和，往来赠酬，艺文切磋，学问探讨，追思缅怀，以及种种情谊，亦有发掘与考实之必要。困难在于文同的著作，正如《丹渊集》的编者家诚之所言：“散落不存者多矣”，尤其与苏轼的往还赠答和有关记载，即使“存者”，也由于“党祸炽烈”而常被删削、

窜改。且《丹渊集》中诗文只按地域分卷，不作系年，而又编得较乱，往往互串。苏轼诗有编年（文无编年），亦难尽以为据，其中有关文同部分便见时有出入。故凡未予编年或编年不当者，辄作简要考辨。若有不妥之处，望识者指正。

嘉祐五年（1060）

文同在朝，任尚书职方兼编校史馆书籍。

二月十五日，苏洵携二子（苏轼、苏辙）抵京。

八月，苏洵授秘书省校书郎，与文同同事。

秋冬间，苏洵探访文同，倾倒于文同所作墨竹，意欲见赠，文同“许惠所画舒景”。苏洵期待多日未得，作《与可许惠所画舒景，以诗督之》，诗云：“……羨君笔端有新意，倏忽万状成一挥。使我忘言惟独笑，意所欲说辄见之，问胡为然笑不答，无乃君亦难为辞。……贵家满前谢不与，独许见赠怜我衰。我当枕簟卧其下，暮续膏火朝忘炊。门前剥啄不须应，老病人谁称我为？”（苏洵《嘉祐集》不载此诗，仅见于宋残本《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集》）

冬，文同以亲老请判邛州。

按：苏洵诗中“使我忘言惟独笑”、“问胡为然笑不答”、“贵家满前谢不与”等语，显系不久前见面情景，文同“独许见赠”亦在当时。苏洵以“老病”之年与文同相见唯有本年（二月十五至冬）方有可能：因苏洵自称“老病”始于嘉祐三年五十岁《上仁宗皇帝书》，此间苏洵家居眉山，而文同则远在今陕西境内的邠州任上，上任次年十月三苏南行赴京更不经过邠州，本年冬，文同离京，直到苏洵在京逝世未曾到京。以此，苏洵向文同当面求画并“以诗督之”只能在本年，而最大可能是二人为同事之时，即本年秋冬间。从苏轼《黄州再祭文与可文》“我官于岐，实始识君”看来，本年苏轼尚未与文同相识，但此事无疑是苏轼、

苏辙与文同相交的先导，苏辙《祭文与可学士文》中所言“与君结交，自我先人”盖指这事。

嘉祐六年（1061）

春，文同抵邛州通判任所。

秋，文昌翰卒，文同归永泰丁父忧。

冬，苏轼除大理评事金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十一月离京，十二月到任。

嘉祐八年（1063）

冬，文同服丧期满，还朝，以母亲年老请判汉州。

治平元年（1064）

正月，文同自京返蜀路经凤翔，与苏轼相遇，遂订交。

二十三日，苏轼作《文同画竹赞》（西楼帖题为《石室先生画竹赞并序》），记述文同“自谓笑笑先生”的因由，称赞文同“笑笑之余，以竹发妙。竹亦得风，天然而笑”的高超画艺。

十二月，苏轼罢凤翔府金判离岐。

按：苏轼《黄州再祭文与可文》云：“我官于岐，实始识君。”苏轼为官凤翔的三年中，与文同各在一方，相距千余里，无由相见，唯有文同这次往京，返蜀可能见面。又，苏轼作《石室先生画竹赞并叙》与文同还朝时间不合，而正与文同返蜀时间相合（文同二月一日作《永泰县重建北桥记》，可知此时已经到家，往上推之，正月当在凤翔），故将二人结交时间系于本年正月。

治平二年（1065）

正月，苏轼自凤翔还朝，判登闻鼓院。

二月五日，文同抵汉州（今广汉）通判任所。

二月，召试秘阁，苏轼得直史馆。

夏秋间，文同在汉州作五律《夜思寄苏子平秘丞》：“乱竹

敲风远，高松过雨凉。检书防落烬，下幕恐遗香。好月娟娟上，轻云冉冉长。端令阻佳客，不得共清觞。”

按：“子平”即子瞻。南宋家诚之《〈丹渊集〉拾遗卷跋》曰：“诗中凡及子瞻者，率以‘子平’易之，盖当时党祸未解，故其家从而窜易。斯文厄至于此，可胜叹哉！”在家诚之编《丹渊集》之前，文同曾孙文震曾将其家传存稿集成十八卷，家诚之所谓“其家从而窜易”盖指这个辑本。诗题以“秘丞”相称，可知作于苏轼本年二月召试秘阁之后，又，据《丹渊集》，此诗为“旧集广汉诗”，文同通判汉州为本年二月至翌年六月，故此诗写作时间的下限不得晚于下年六月。再，从诗中所写“高松过雨凉”、“好月娟娟上”等景象看，似作于夏秋间，以此系于本年夏秋。。

治平三年（1066）

四月二十五日，苏洵卒于京师。

六月，文同迁尚书祠部员外郎，知普州。

治平四年（1067）

四月，苏轼、苏辙护父丧归抵眉山。

冬，文同母李氏丧，文同归永泰丁忧。

熙宁元年（1068）

七月，苏轼、苏辙免丧。

本年，文同建“墨君堂”于家宅，苏轼、苏辙拜访文同。应文同之囑，苏轼作《墨君堂记》。《记》曰：“……独王子猷谓竹君，天下从而君之无异辞。今与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属余为文，以颂君德，则与可之于君，信厚矣。……”（苏辙则作五言诗《与可学士墨君堂》）。

按：苏轼《墨君堂记》毫未透露建堂时间与作记年月，

文同诗文亦未言及，只能从旁推之。文同《题黄氏易图》末云：“熙宁己酉孟冬望日墨君堂书。”此为文同现存诗文中最早提及墨君堂者。“熙宁己酉孟冬望日”即熙宁二年十月十五日。建堂与作记时间自然还应早于此时。苏轼《黄州再祭文与可文》在“我官于歧，实始识君”之后道：“……一别五年，君誉日闻。”文同、苏轼既于治平元年正月结识，下数五年，则可以是熙宁二年，（足年），也可以是熙宁元年（虚年）。熙宁元年十二月，苏轼、苏辙已在离蜀还京的路上，除夕便到达长安，故与文同相见的时间不可能在熙宁二年，而只能是熙宁元年。

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五谓“一别五年”的下限为“再见京师”，误。苏轼与文同“再见京师”是熙宁三年的事（评后），距治平元年正月已六足年有余，断无言“五年”之理。二人在各自丧亲居蜀期间，必有会面，否则“一别五年”则无法理解。

由苏轼作《墨君堂记》和苏辙作《与可学士墨君堂》诗推测，相会地点很可能是文同家里（亦不排除还有另外的拜访）。或谓苏轼《墨君堂记》未曾记叙墨君堂之形容，作者似未目睹。其实，借题发挥、妙论横生而寡于记事是苏轼作记常见的现象，非为此《记》独有。况苏辙已在诗中对墨君堂作了相当具体的描写：“虚堂竹丛间，那复厌竹远。风庭响交戛，月牖散凌乱。尚恐昼掩关，婵娟常不见。中堂开素壁，萧飒起霜干。……”

苏轼后来作的《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中的《茶礪洞》一诗云：“长忆故山寒食夜，野茶礪发暗香来。分无素手簪罗髻，且折霜蕤浸玉醅。”纪昀在《苏文忠公诗集》中评点道：“此诗本意就与可论，亦恐道治平末同与可在蜀之事，不可死看也。”若此说可取，则三月寒食节中二人曾经

聚会一堂，只是“治平末”这个年份不确，应改为熙宁元年，因二苏于治平四年（即治平末年）四月才护丧到家（据苏轼《与曾子固书》：“今年四月，轼既护丧还家……”）

熙宁二年（1069）

二月，苏轼抵京，任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住西冈南园。

熙宁三年（1070）

三月，文同服满还朝，任太常礼院兼编修大宗正司条例。赁居西冈。

文同到京后，与苏轼日夜往来，如胶似漆。

按：关于此间二人的亲密关系，文同有《往年寄子平》一诗追忆道：“往年记得归在京，日日访子来西城。虽然对坐两寂寞，亦有大笑时相轰。顾子心力苦未老，犹美故态如狂生。书窗画壁恣掀倒，脱帽褫带随纵横。喧呶歌诗叫文字，荡突不管邻人惊。更呼老卒立台下，使抱短笛吹月明。清欢居此仅数月，夜夜放去常三更。……”

王文诰《苏诗总案》卷五谓“公以熙宁二年己酉与与可重遇于京师”，误。文同《送朱郎中诗序》云：“熙宁三年庚戌三月癸丑，同自蜀还台，宿临潼华清道馆……”又，《利州绵谷县羊谿谷仙洞记》云：“熙宁庚戌春，余还朝过利州……”所记还朝时间清楚无疑。既如此，文同与苏轼“重遇于京师”，不当是熙宁二年，而是熙宁三年。

夏，文同马驹死，苏轼见之，十分惋惜，并作诗哀悼（诗不存），文同亦作《和子平悼马》诗，诗云：“生来未尝畜良马，近得此驹诚可嘉。骨节权奇毛肉好，此种无乃真渥洼。健蹄骏驳稳而疾，历目一过如飞霞。自归官下少出入，惟是多粟意转加。……子平平时最爱尔，对客满座常洪夸。今朝见尔忽毙路，重以好诗形叹嗟。……”

按：文同辑入“广汉诗”（《丹渊集》仍其旧），误。

文同“自归官下”而能与苏轼时时相见者，唯有本年同在京都供职之时。文同得此爱马，看似到京不久，由“近得此驹”可知，此马命亦不长，姑系于本年夏。

七月二十一日，苏轼作《跋文与可墨竹》，记叙在画风上的两个不同阶段：早先“见纸精良，辄愤笔挥洒”而“不甚惜”，“后来见人设置笔砚，即逡巡避去”，不轻易动笔。落款为“熙宁庚戌七月二十一日，子瞻书。”

八月十五日，文同在禁院督秋试通宵达旦，思念一墙之隔的苏轼，作《中秋夜试院寄子平》。诗云：“……而我督秋试，锁结密如藏。细务纷满前，约束甚鞅鞅。无由奉朋侣，彻晓坐清旷。……南墙咫尺地，使我起遐想。……”

按：文同辑入“广汉诗”（《丹渊集》仍其旧），误。

文同于治平二年二月至治平三年六月在汉州通判任上，与此间在京为官的苏轼相距数千里，何言“咫尺地”？文同“督秋试”而与苏轼近在“咫尺”者，唯有本年，在京师。

季秋，文同虽于王安石变法“独远之”（见范百禄《文公墓志铭》），并“苦口力戒”苏轼，（见叶梦得《石林诗话》），仍因议宗室袭封事“坐非是，夺一官”（见范百禄《文公墓志铭》）。文同请乡郡。

秋冬间，文同上年乡居时由汶山花平僧赠与的匡猿病死，苏轼闻之悲痛至极，再三访问，作长诗吊唁（诗不存）。文同亦作《和子平吊猿》，诗云：“去年汶山花平僧，求得匡猿远相寄。来时野性已驯熟，矫捷轻便殊可喜。呼来遣去会人语，一成已绝归山意。……今朝霜风冷入骨，早遣之问云已毙。……西邻子平最好事，闻之搏髀叹无已。再三惨怛来访问，归作长篇逾百字。其词读之甚凄怆，亦谓一郁叹其死。……”